多少辰光 你没出海了？

红人堂·三耳秀才



扫描二维码
可欣赏全文

住在宁波，光吃海鲜还不够，时不时，你还得出海，到海上随船荡一荡。对沿海城市的人来说，这行为，宛如手机要充电、电动汽车要找充电桩一样。

所以，当你在生活中感到倦怠时，出门向东——向东，就是大海。

2026年重阳，我在赶海途中自问：多少辰光，我没出海了？

出海，坐大船固然稳当，乘小船更有滋味。这种小船，往往由夫妻二人操持，人称夫妻船。坐于船上，起初最响亮的是发电机的轰鸣，那是出海的进行曲。抬眼望海面，海浪欢欣，不一会，头有点晕。这一阵眩晕，恰好把人从日复一日单调的生活频道里抽离出来。恰逢重阳，宁波气温骤升，恍若重回盛夏，浑身一股热辣滚烫之感，心绪也跟着飞扬起来，如诗一般。

我们一行“飞”起来的时间并不长。准确说，从强蛟码头到横山岛景区，船行约二十分钟，而后便是横山岛的阳光、沙滩与古寺。

横山，又叫小普陀，山上建有普南禅院。中国传统文化讲究“静”，静能生慧。踏入寺院的一刻，人便不自觉沉入这份安宁。普南禅院山门内立着四大金刚，寓意“风调雨顺”。这片海湾古称蹇海，据说是因明代曾浮现海市蹇楼而得名。但我私下猜测，“顺”与“蹇”读音相近，蹇海正谐音“顺海”。海边还设了网红打卡点：“在蹇海湾”。同行的几位女伴，在此一一摆起姿态留影。



写节气文稿时，我曾设一问：何为好天气？是晴天还是雨天？

答案就藏在“风调雨顺”四字里。说到底，小麦生长、水稻拔节，就连滩涂上的跳跳鱼栖居繁衍，万物各有时节。该有风时风起，该有雨时雨落，古人概括为“五风十雨”，即五天刮一次风，十天下一次雨。这便是理想的好天气，是老天馈赠的岁月静好。

朱自清说：“我爱热闹，也爱冷静；爱群居，也爱独处。”我独自迈步，踏上阳光下的沙滩。隔着运动鞋底，依旧能感受到细沙的温度与柔软。

可独乐乐终究不如众乐乐。大部分时光，我们一行人结伴，在海边尽情嬉游。

从强蛟湾码头出发时人多，分乘两条小船。有趣的是，两船在海上偶遇，众人纷纷起身欢呼，那份雀跃，仿佛阔别多年重逢。游玩有句实在话：去哪里玩固然要紧，更重要的是，和谁一起玩。

有风景，更有海味。午餐就在船上，桌上的石蟹、梭子蟹等海货，都是船家用地笼刚从海里捕捞上来。我们亲眼看着船老大起笼，船娘当场清洗，从下海捕捞到端上餐桌，前后不到两小时。我暗自感慨：唯有船上现捞的渔获，才称得上真正的海鲜。

人活一世，有两种生活：物质的，与精神的。身居滨海城市，精神生活里最美妙的体验，便是出海。漫步横山岛，见游步道围栏玻璃上印着几句俏皮文字：“既然生活不能拿捏，就来拿铁”“趁阳光正好，趁微风不燥，不辜负美好时光”“有趣的人生，一半是家长里短，一半是山川湖海”。海边屋舍墙壁上，还有八个大字：“世上浪漫，海占一半。”

饱食、畅饮、观海，有独处之安，有同游之欢，物质与精神两相丰盈。文末，我想问问读到这里的你：多少辰光，你没出海了？

多久需要出海一次？借用鲍勃·迪伦的诗《答案在风中飘》回答：“The answer, my friend, is blowing in the wind,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.”







鹰龙海畔 海边的朴素时光

红人堂·谢良宏

一大早，天还未亮，我便醒了。推开阳台的窗，一阵微凉的海风迎面吹来，带着咸涩的、属于大海特有的气息。昨晚，我下榻鹰龙海畔渔家客栈，客栈坐落在鄞州区咸祥镇，紧邻象山港大桥和沿海中线，依山傍海，推窗即见海景。

远处，海天相接的地方，先是泛起一抹鱼肚白，像是画家不经意间涂抹的一笔淡彩。渐渐地，那白色里晕开一抹绯红，红色越来越浓，转为橘红，又渗入金黄的暖意。一轮红日终于跃出海平面，霎时间，万道金光铺满海面，粼粼波光像是无数金鳞在跳跃。

海上日出，是这样坦荡而热烈。

早餐是清粥小菜，佐以几碟海鲜小食。那梅童鱼干，才两寸来长，通体半透明，咬下去，鲜甜的滋味便在唇齿间弥漫开来。

我一边吃，一边问起这渔家客栈的来历。店家是个五十来岁的汉子，皮肤黝黑，笑起来时，眼角的皱纹像是漾开的涟漪。

他说，祖上三代都是象山港边的渔民，小时候跟着父亲出海捕捞，夜里就睡在船舱里，枕着涛声入眠。后来年纪渐长，他想，何不让岸上的人也能享受到这般枕海而眠的乐趣呢？于是便有了这渔家客栈。

他说这些话时，眼神里有一种踏实的、属于渔家子弟的自豪。

饭后，我沿着客栈的小路走向海边的礁石。正是退潮时分，海水像是被谁缓缓地拉了回去，留下一片湿漉漉的沙滩和裸露的礁石。

礁石上，密密麻麻地附着各种螺类，小蟹在石缝间匆匆忙忙地爬动，一副横行霸道的样子，却又透着几分滑稽。几个孩子正蹲在沙滩上堆沙堡，一个小女孩用铲子小心地拍着沙，像是在雕琢一件艺术品。不远处，一群年轻人正在玩沙滩排球。我想起店家说的，这里常有人来团建、亲子游。想来，这海于大人是风景；于孩子，却是天然的游乐场。

远处，几艘渔船正缓缓驶出港湾，船尾拖出长长的白色水痕。更远处，象山港大桥巍然横卧，像一条灰白的缎带，系在海的腰间。

傍晚时分，我又去了渔家客栈的餐厅。这一次，我特意点了一碗望潮——也就是小章鱼。端上来时，小小的章鱼蜷缩在汤里，咬下去，脆嫩鲜甜，有一种独特的、属于海洋的嚼劲。我又想起从前在别处吃过望潮，总觉得不及这里的鲜美。想来，大约是这里的望潮，从海里到桌上不过几个时辰，还带着大海最本真的味道吧。

夜色渐渐沉了下来。我又回到渔家客栈的阳台上。这一夜，我没有拉上窗帘。月光洒在海面上，银晃晃的，像是一条通往无垠的路。我躺在床上，听着海浪的声音。那声音不高，不急，像是母亲轻轻哼着的摇篮曲，一下，又一下，拍着岸边，也拍着我的心。

鹰龙海畔，虽不是什么名山大川，却有一种让人安顿的力量。海在，鹰龙海畔就在。鹰龙海畔在，那份属于海的、朴素的、安详的时光，也就在。



扫描二维码 可欣赏全文

远眺象山港大桥。